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史金波 主编

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

A Study of Tangut Version *Weimojiejing*

王培培◎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史金波 主编

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

A Study of Tangut Version *Weimojiejing*

王培培◎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王培培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1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7321 - 5

I . ①西… II . ①王… III. ①西夏语 - 大乘 - 佛经
②《维摩诘经》 - 研究 IV. ①B94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3373 号

·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 **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

著 者 / 王培培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李建廷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赵天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 字 数：30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321 - 5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批准号：11@ZH001）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蔡美彪 陈育宁 陈高华 樊锦诗

主 编：史金波

副 主 编：杜建录（常务） 孙继民 李华瑞 沈卫荣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史金波 刘庆柱 孙宏开 孙继民

杜建录 李华瑞 李进增 沈卫荣

俄 军 高国祥 塔 拉

总 序

近些年来，西夏学发生了两项重大变化。

一是大量原始资料影印出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夏学界的不懈努力下，我国相继出版了俄、中、英、法、日等国收藏的西夏文献。特别是《俄藏黑水城文献》刊布了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献，其中包括涵盖8000多个编号、近20万面的西夏文文献，以及很多汉文及其他民族文字资料，实现了几代学人的梦想，使研究者能十分方便地获得过去难以见到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西夏资料，大大改变了西夏资料匮乏的状况，使西夏研究充满了勃勃生机，为西夏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此外，宁夏、甘肃、内蒙古等西夏故地的考古工作者不断发现大量西夏文物、文献，使西夏研究资料更加丰富。近年西夏研究新资料的激增，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是西夏文文献解读进展很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国内外专家们的努力钻研，已经基本可以解读西夏文文献。不仅可以翻译有汉文文献参照的文献，也可以翻译没有汉文资料参照的、西夏人自己撰述的文献；不仅可以翻译清晰的西夏文楷书文献，也可以翻译很多难度更大的西夏文草书文献。翻译西夏文文献的专家，由过去国内外屈指可数的几位，现在已发展成一支包含老、中、青在内的数十人的专业队伍。国内外已有一些有识之士陆续投身到西夏研究行列。近几年中国西夏研究人才的快速成长，令学术界瞩目。

以上两点为当代的西夏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片待开发的学术沃土，成

为基础学科中一个醒目的新学术增长点。

基于上述认识，我于2011年初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陈奎元院长呈交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报告书，期望利用新资料，抓住新的机遇，营造西夏研究创新平台，推动西夏学稳健、快速发展，在西夏历史、社会、语言、宗教、文物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这一报告得到奎元院长和院科研局的大力支持，奎元院长批示“这个项目应该上，还可以考虑进一步作大，作为国家项目申请立项”。后经院科研局上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领导小组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责任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我忝为首席专家。

此项目作为我国西夏学重大创新工程，搭建起了西夏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资料建设的大平台。

项目批准后，我们立即按照国家社科规划办“根据项目申请报告内容，认真组织项目实施，整合全国相关学术力量和资源集体攻关，确保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要求，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为基础，联合国内其他相关部门专家实施项目各项内容。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杜建录为第二负责人。为提高学术水平，加强集体领导，成立了以资深学者为成员的专家委员会，制定了项目管理办法、项目学术要求、子课题中期检查和结题验收办法等制度，以“利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凝练新观点，获得新成果”为项目的灵魂，是子课题立项和结项的标准。

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都是西夏学专家，他们承担的研究任务大多数都有较好的资料积累和前期研究，立项后又集中精力认真钻研，注入新资料，开拓新思路，获得新见解，以提高创新水平，保障成果质量。

这套“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将发布本项目陆续完成的专著成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人文分社社长宋月华了解了本项目进展情况后，慨然将本研究丛书纳入该社的出版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成果出版计划给予出版经费支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批准使用新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徽标。这些将激励着我们做好每一项研究，努力将这套大

型研究丛书打造成学术精品。

衷心希望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的开展和研究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西夏学研究，为方兴未艾的西夏学开创新局面贡献力量。

史金波

2012年8月11日

目 录

导 论	1
一 引言	1
二 西夏文译本的存世情况	5
三 西夏文本的拼配	9
四 西夏文《维摩诘经》初译本与校译本的对勘	11
五 西夏文《维摩诘经》的翻译底本	13
六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的研究方法及价值	14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释读	17
索 引	194
中国藏甘肃武威出土《维摩诘所说经》	283
参考文献	291

导 论

一 引言

《维摩诘经》，又称《维摩诘所说经》《维摩经》《不可思议解脱经》《净名经》，分上、中、下三卷，共十四品，是印度早期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该经存世有汉、藏、回鹘、西夏等众多译本，其中汉文译本七种，分别是东汉严佛调译《古维摩诘经》、三国吴支谦译《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西晋竺叔兰译《毗摩罗诘经》、西晋竺法护译《维摩诘所说法门经》、东晋祇多密译《维摩诘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唐玄奘译《说无垢经》，其中支谦、鸠摩罗什和玄奘的译本保留至今。根据俄藏写本 инв. № 7762，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汉本三藏法师罗什所译）的款题，可知我们研究的西夏译本当是转译自鸠摩罗什汉译本。通过经文的对读，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此经内容与鸠摩罗什译本十分接近。

（一）西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

对于西夏文佛教文献的研究，俄、中、日等国的学者都付出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西夏文佛教文献的解读始于 19 世纪末，其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70 年代和最近十余年形成了三个高潮。20 世纪 30 年代那一次高潮的目的是为当时出土不久的西夏文献编目，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当时所见佛经题目的鉴定，最多进行片段的解读，并不在意佛经的整体。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日本学者开始利用能见到的文献对一些

西夏佛经进行较大规模的研究，当时已经发现西夏文《华严经》的俄藏本和日藏本在内容上存在诸多不同，并指出俄藏本为西夏惠宗皇帝秉常的初译本，日藏本为仁宗皇帝仁孝的校订本。^①这一结论随后在对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研究中又得到了证实。^②然而人们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系统考察西夏校订佛经的原则和方法上，而是仅仅以注释的形式指出了这些差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学者得以把俄、英、法等国宏富的西夏文献藏品拍摄回国出版，其中也包括大量的《维摩诘经》残本。与此同时，甘肃武威出土的《维摩诘经》被鉴定为存世最古的泥活字印刷品，一度在中国文献学界引起轰动。国内外收藏品的大量集中公布为西夏文献研究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许多学者由此转向对西夏佛经的全文解读，例如近年即有西田龙雄解读的《法华经》^③、荒川慎太郎解读的《金刚经》^④、林英津解读的《圣妙吉祥真实名经》^⑤、索罗宁解读的《六祖坛经》等，^⑥但迄今为止，获得解读的篇幅较大的佛经尚占不到全部西夏佛经的十分之一。

（二）西夏文《维摩诘经》的研究

1909年，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连同大批文物和西夏文文献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П. К. Козлов）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发掘出土，五年后，英国的斯坦因（A. Stein）也在当地有所发现。有关此经的著录首见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共计18

^①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1~3册，京都大学文学部，1975~1977。

^② 西田龙雄：《ロシア科学アカデミー东洋学研究所サソクトペテルブルク支部所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日本创价学会，2005。

^③ 西田龙雄：《ロシア科学アカデミー东洋学研究所サソクトペテルブルク支部所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写真版》，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日本创价学会，2005。

^④ 荒川慎太郎：《西夏文〈金刚经〉の研究》，京都大学博士论文，2002。

^⑤ 林英津：《西夏语译〈真实名经〉释文研究》，载《语言暨语言学》专刊甲种之八，“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2006。

^⑥ K. J. Solonin, “The Fragments of the Tangut Translation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Preserved in the Fu Ssu-nien Library, Academia Sinica”,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

个编号。^① 其后格林斯蒂德在印度出版了九卷本的《西夏文大藏经》，第九卷收入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② 西田龙雄依据前书的相关内容，讨论了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中反映出的西夏文语法特点，并且指出此经印制粗糙，是西夏灭亡后的活字版。这一论述发表在他的著作《西夏文华严经》中。^③ 详细的版本和内容描述则有克恰诺夫的《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④

1987年5月，在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亥母洞遗址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一本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引起了参与发掘和整理的孙寿龄的关注。他指出该经的特点是：“经面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印深浅有别。有的字模略高于平面，有的字体肥大，所以印墨厚重，并有晕染现象，经背透印也很明显。有的字体歪斜，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浅，一半深。经卷中几乎所有页面行格歪斜，竖不成行，横不成线，行距宽窄也极不规则。有的行宽1厘米，有的仅3毫米。”此外此经显现出了泥活字刻本的特点，因为泥活字质坚性脆、易掉边角、断划破裂，导致泥活字版有的字笔画生硬变形，竖不垂直，横不连贯，中间断折，半隐半现。^⑤ 由此他断定此经应该是活字印刷本，并且是目前存世不多的泥活字印本实物之一。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亲自仿造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印制了经文，并申请了“泥活字的制作方法”专利。因为此经无首无尾，无法得知经文印制的年代，孙寿龄通过比对与此经同时出土的几件西夏乾定年间的文书断定此经的时间下限为1224年。由此，他认为此经是现存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⑥ 此间大量新闻媒体

^① 3.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х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 104. 编号有：инв. № 118, инв. №119, инв. №232, инв. №233, инв. №361, инв. №362, инв. №709, инв. №737, инв. №2310, инв. №2311, инв. №2559, инв. №2560, инв. №2815, инв. №2881, инв. №5727, инв. №6046, инв. №7293, инв. №7762.

^② Eric Grinstead, *The Tangut Tripitaka*, New Delhi, 1973, vol. 9, pp. 2034 – 2052.

^③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3册，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第29页。

^④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аталог тангутских буддий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от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иото, 1999, стр. 289 – 290.

^⑤ 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第3版。

^⑥ 孙寿龄：《武威发现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

做过相应报道。^①

近年来，韩国学者提出“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金属活字技术是从韩国传入”之观点，这在国际上吵得沸沸扬扬。这些学者不仅认为现存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在韩国，甚至对中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进行否定。^②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的发现再一次引发了两国学者对“活字故乡”的论争。而在目前国内，学者们则把讨论的焦点集中于此经的断代上。目前学界普遍认同此经是西夏时期印制的，而对于具体年代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此经印于12世纪中期。持此观点的学者史金波把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与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同名佛经进行比较，指出二者版幅相近，行款一致，字体相类，具有相同的形制和特点，应该为同一种活字印本。^③ 并且根据经题认定二者为西夏仁宗时期的印本。^④ 此后不少学者赞同此说。^⑤ 另一种观点保守地把此经的印制时间定为12世纪中期略显不足，这应该是此经断代的时间上限，下限应为西夏乾定年间，因为有三件西夏乾定年间的文书与此经同时出土。^⑥

^① 李斌：《我国专家发现现存最早活字印刷品》，《当代图书馆》1997年第2期，第4页；吴洲：《孙寿龄赴杭州、景德镇讲学小记》，《武威日报》2007年12月12日第1版；肖波、李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在甘肃》，《兰州日报》2005年8月3日第8版；张宏勇：《张义出土最早活字版西夏文文献》，《武威日报》2005年11月18日第2版。

^② Sohn Pow-key, Early Korean Tupograph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5, 44.4; 千惠凤：《金属活字》，《当代韩国》1999年第2期，第56~58页。

^③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49页。

^④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西夏文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67~78页；史金波：《回眸千年活字印刷》，《中国新闻出版报》2001年3月2日第8版；史金波：《千年活字印刷史略》，《光明日报》2009年3月17日第12版；史金波：《西夏佛教新探》，《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第70~78页。

^⑤ 金柏东：《现存最早活字印刷品的发现和研究》，《东方博物》2006年3月，第46~51页；肖东发：《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96~104页；景永时：《西夏书籍制作技艺述论》，载《历史深处的民族科技之光：第六届少数民族科技史暨西夏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2002，第146~152页；崔红芬：《俄藏西夏文佛经用纸与印刷》，《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第1~4、10页。

^⑥ 孙寿龄：《西夏泥活字版佛经》，《中国文物报》1995年3月27日第3版；孙寿龄：《武威发现国内最早的泥活字版西夏文佛经》，《陇右文博》1997年第1期；陈炳应：《新发现最早的活字版西夏文佛经》，载《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2005，第11~13页；孙昌盛：《西夏印刷业初探》，《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第38~43页。

无论哪种观点合乎道理，可以确知的是学界普遍认为此经刻印于西夏时期，并且通过形制和经文内容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中、俄两国所藏文献出自同一印版。俄藏同版经文有仁宗时期校译字样的经题，我们得知此经校译于西夏仁宗仁孝时期，但这并不代表刊印时间正是此时。通过目前所见到的西夏文佛经印本实物来看，一些佛经的校译和刊刻年代并不相同。因此，把此经刊刻的时间下限定于西夏乾定年间是合理的。然而，我们知道，活字印刷始于泥活字，之后出现了木活字，因为木活字在印刷上具有诸多优势，因此其出现后被广泛使用，而泥活字则渐渐被弃之不用。这一活字发展轨迹，由于西夏文经折装《维摩诘经》的发现，似乎在西夏印刷史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就我们今天能见到的西夏文佛经版本来说，多数印有仁宗题记的西夏文佛经几乎均为经折装木活字印本，仅此《维摩诘经》一件为泥活字印本。因此，此经的刊印时间或许比我们推断的时间下限更早。

二 西夏文译本的存世情况

现存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均非足本，分藏于中、俄、英、法等国，中、俄两国所藏文献为大宗，英、法收藏仅为一些残片。具体情况如下：

(一) 中国藏本

G31 · 029 [6725]

经折装泥活字印本，共 53 折半，每折 7 行，行 17 字。每折 28.5 厘米 × 11.6 厘米，栏高 22 厘米。上下单栏。

内容为上卷部分及下卷大部。上卷存《菩萨品第四》“即闻空中声曰：波旬以女与之”至“乐断诸烦恼，乐净佛国土”的残文。下卷存《香积佛品第十》“其国香气，比于十方诸佛世界”至“菩萨各各坐香树下，闻斯妙香”，“维摩诘言：菩萨成就八法”至《菩萨行品第十一》“是时，佛说法于庵罗树园，其地忽然广博严事”；《菩萨行品第十一》“世尊！以何因缘，有此瑞应”至《见阿閦佛品第十二》“不中流，而化众生”；《见阿閦佛品第十二》“如陶家轮，入此世界，犹持华鬘”至《法供养品第十三》“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于法”。

(二) 俄罗斯藏本^①

инв. № 2311

蝴蝶装刻本，共 41 页，每页 8 行，行 17 字。上下双栏，栏高 24.5 厘米，栏线整齐。

上卷全存，内容包括《佛国品第一》《方便品第二》《弟子品第三》《菩萨品第四》。卷首题款译文为“天生善院番禄法古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成德国主福盛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卷尾题“写者绯衣和尚哆讹平遇”。

инв. № 361

经折装刻本，共存 52 折，每折 7 行，行 17 字。27.5 厘米 × 11.5 厘米，栏高 21.7 厘米。上下单栏。

存两个本子。其一存《佛国品第一》“若菩萨心净”至《菩萨品第四》“众生是道场，知无我故”。其二存《方便品第三》“我观小乘智慧微浅”至《菩萨品第四》“教化众生，而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而起无相”。无经题。

инв. № 233

经折装刻本，存 49 折，每折 7 行，行 17 字。27.5 厘米 × 11.5 厘米，栏高 21.7 厘米。上下单栏。保存不善。

上卷一部，包括《佛国品第一》的全部及《方便品第二》“尔时毗耶离大城中”到“又能分别诸根利钝”。有经题为“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邪惇睦懿恭”。

инв. № 7762

蝴蝶装写本，存 5 页^②，每页 7 行，行 17 字。20 厘米 × 13 厘米，栏 18 厘米 × 11 厘米，单栏。

《佛国品第一》一部，存“如是我闻”至“诸佛威神之所建立”，“持戒是菩萨净土”至“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卷首题名译文

^① 俄藏西夏文《维摩诘经》迄今为止尚未公布，本书使用的照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课题组，该课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共同完成。这套照片共包括 16 个编号，分别是 инв. № 5727、2875、6046、709、2881、7762、233、4236、232、361、737、2311、2334、2559、7293 和 2529。其中 2529 号的内容并非《维摩诘经》，而 2331、2559、7293 和 2334 号不见克恰诺夫著录。

^② 实为 4 页，一页并非《维摩诘经》的内容。

为“天生善院番禄法古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成德国主福盛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三藏法师罗什译”。

инв. № 4236

经折装刻本，存1折，7行，行17字。27.5厘米×11.5厘米，栏高21.7厘米。上端残损。上下单栏。

《菩萨品第四》末尾部分，存“无所分别，等于大悲”至“不任诣彼问疾”。卷尾题名“维摩诘所说经上卷”。

инв. № 2559

蝴蝶装刻本，共3页，每页8行，行17字。四周双栏，栏线整齐。版心有页码和经名。

《菩萨品第四》末尾部分，存“解众生缚起修行地”至“皆曰不任诣彼问疾”。

инв. № 232

经折装刻本，86折，每折7行，行17字。27.5厘米×11.5厘米，栏高21.7厘米。上下单栏。

存《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若众生得离病者”至《入不二法门品第九》“仁者当说何等是菩萨入不二法门”。首尾不存。

инв. № 737

经折装刻本，存11折，每折7行，行17字。27.5厘米×11.5厘米，栏高21.7厘米。上下单栏。

中卷和下卷各存卷首部分。中卷内容为《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存“尔时佛告文殊师利”到“又言是疾，何所因起”。有经题为“维摩诘所说契经中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下卷内容为《香积佛品第十》，存“于是舍利弗心念”至“与诸菩萨方共坐”。有经题为“维摩诘所说契经下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惇睦懿恭”。

инв. № 709

蝴蝶装刻本，存3页^①，每页8行，行17字。24.5厘米×15.5厘米。四周双栏。

^① 克恰诺夫目录著录为80页，而本文所据照片显示仅3页，原因不详。

中卷部分内容，存《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尔时佛告文殊师利”至“诸佛秘藏无不得入”，有经题“天生善院番禄法古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成德国主福盛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入不二法门品第九》末尾“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至“得无生法忍”。

ИИВ. № 2875

蝴蝶装写本，存4页，每页7行，行17字。20厘米×13厘米，墨框18.5厘米×11.5厘米。

中卷部分内容，存《入不二法门品第九》“那罗延菩萨曰”至“于其中平等无二者”，“如是诸菩萨各各说已”至“皆入不二法门，得无生法忍”。结尾经题“维摩诘所说经中卷”。

ИИВ. № 2334

蝴蝶装刻本，存4页^①，每页8行，行17字。24.5厘米×15.5厘米。四周双栏。

下卷部分内容，存《香积佛品第十》“于是舍利弗心念”至“与诸菩萨方共坐”，题“天生善院番禄法古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成德国主福盛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嘱类品第十四》“于是佛告弥勒菩萨言”至“广宣流布于阎浮提”。结尾有愿文，刻经时间为“贞观丙戌六年九月十五日”，检校者“耶未智宣”，抄写者“衣绯广智平遇”。

ИИВ. № 5727

蝴蝶装刻本，存2页及半页版画，每页8行，行17字。四周双栏。26厘米×13.5厘米。版心有页码和经名。

下卷部分内容，存《香积佛品第十》“于是舍利弗心念”至“时化菩萨即于会前，升于上方”。卷首题名译文为“天生善院番禄法古正国皇太后梁氏御译，成德国主福盛正民大明皇帝嵬名御译”。

ИИВ. № 6046

经折装写本，存2折，每折6行，行19字。28.5厘米×11.5厘米。无栏线。

下卷卷尾，存“尔时四天王白佛言”到“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尾题“维摩诘所说契经下卷竟。一遍校”。

^① 克恰诺夫目录著录为20页，而本文所据照片显示仅4页。